



Margriet de Moor
De verdrinkene

灭顶

[荷兰] 玛格丽特·德默尔 著 强朝晖 译

Margriet de Moor

De verdronkene

灭顶

[荷兰] 玛格丽特·德默尔 著 强朝晖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灭顶/(荷)玛格丽特·德默尔著;强朝晖译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0.1

ISBN 978-7-5321-3702-2

I. ①灭… II. ①玛…②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荷兰-现代

IV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4698 号

De verdronkene © 2005 by Margriet de Moor
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itgeverij Contact, Amsterdam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09-180

出 品 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曹 晴
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灭 顶

(荷) 玛格丽特·德默尔 著

强朝晖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 字数 203,00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02-2/I · 2832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献给我的姐妹——伯尔娜迪恩、玛丽娅、弗莉多丽娜、西蒙娜、约瑟芬和莱达

时间,不再赶在我们前面,如沙漏般静静地流逝,而是追逐着我们的脚步,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。

——威廉·福克纳,《我弥留之际》

猎犬在狂吠,铁链嚓嚓响

众人沉眠于梦乡

——威廉·缪勒/弗朗茨·舒伯特,《冬之旅》

目 录

第一章 旅行	1
1 分手的早晨	3
2 姐妹	10
3 风景	20
4 你替我去吧	33
5 这里曾是城市	43
6 教母	49
7 你是另一个人	56
8 失踪者	68
第二章 无眠之夜	75
1 月,冷,夜	77
2 他们在看着	86
3 港口	99
4 梦魇	108
5 我们上床吧	117
6 村庄	121
第三章 天有阴晴	131
1 气象学家	133

2	阿姆斯特丹气压偏低	139
3	远地点的月亮	147
4	风吼浪啸	155
5	阳光明媚的一天(一)	158
6	阳光明媚的一天(二)	168
7	幸运的巧合	174
8	天有阴晴	178
第四章 家庭故事		183
1	临盆	185
2	同床异梦	196
3	最后的午餐	207
4	娜佳·布洛维尔	218
5	沉没的阁楼	229
6	哦,爸爸	233
7	驶向东须尔德湾	242
8	逝者	250
第五章 圣歌		267

第一章 旅行

1 分手的早晨

她，姐妹俩当中的一个，站在窗子边上，两眼望着窗外。这是一个深冬的早晨，天刚蒙蒙亮。刮了一夜的风不再像昨天那么宜人，变得又吵又躁，让人心烦意乱。她怀里抱着小女儿，身上早已穿戴整齐，大衣的扣子，也系得严严实实的。眼看就要上路了，可她却犹豫起来，就像一个一心盼着出门的人，当这一刻真的来临，却又巴不得留下来，待在家里。说起来，这整个的计划本不是她的主意，而是阿曼达的。但是，纠缠这些没有什么意义，眼下她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其实，我很想有机会开车去兜兜风。阿曼达，今天和明天，女儿就托付给你了，今天晚上，你和我丈夫一起去参加朋友家的舞会吧，反正你也知道，舞会的女主人正巧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明天，最迟下午，我肯定回来。

丽娣家在一栋华丽的房子里，从二层到三层，占了整整两层楼，周围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区，旁边紧挨着一个小公园。她的目光越过黑黝黝、光秃秃的树枝，望着对面的楼，脑子里一片茫然。她没有注意到，在斜对面的楼顶上，一个男人的身影正沿着楼檐缓缓爬动。那身影停下来，从怀里掏出一面旗子。旗子一遇到风，便陡地展开，在猛烈的西北风中呼啦啦地飘着。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。如果这时

候,有人对怀抱着小女儿娜佳的她说,好好看看身边这一切吧,因为你这一走便是永别了,那她一定不会信,虽然她心里早就知道,那一刻迟早都要来。说到底,她毕竟只有二十三岁啊。

她头也没扭地随口问到:“你说,这天会不会下雪啊?”

阿曼达手里端着一杯咖啡,从桌边站起身来,答道:“不会的,这风也太大了。”从她的声音里,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忧虑和担心。她迈大步,在房子里走来走去,一边走,一边吸溜吸溜地喝着咖啡。她总喜欢这样。她光着脚,下身穿着短裙,上身披了件毛衫,在这有着高高的天花板、屋顶四周装饰着石膏花纹的房间里,她那怡然的神态会让人误以为,这里的女主人是她而不是丽娣。屋里光线很暗,在最靠里的房间,暗得连家具的轮廓都看不清。一盏绿罩子落地灯朦胧地照着,借着昏暗的光线,隐约可以看见一只靠墙的小桌,桌上放着一些零乱的物件,一把茶壶,一部电话,还有一只系着丝带的文件夹,旁边是通往走廊和楼梯的门。这栋楼和公园周围的其他房子一样,看上去有些破败,原先的漂亮橡木门早被战火烧成了灰烬。只有在三层,在那些散发着被褥、衣物、肥皂和化妆品味道的房间里,还或多或少残留着一些十九世纪末的装饰风格。为了遮挡光线,所有卧室的上半截窗户都装了涂铅的遮光玻璃。

暴雨敲打着窗子,雨水顺着玻璃一道道淌下来。丽娣透过雨滴间的缝隙向外张望。要不,还是走沿海那条路吧,她心里拿定了主意。过了阿姆斯特丹,不去穆尔大坝,而是到马斯路易斯,在那儿乘轮渡穿越新航道。具体路线她还没有想好,不过没关系,反正车里有地图,到时总会有办法。一阵暴雨过去了,霎时间,四周变得异常安静,只有阿曼达脚下的地板在吱吱嘎嘎地响。过了一会儿,响声停了下来,她不用看就能猜到,阿曼达一定和自己一样,正观察着窗外的

天气。

“我总觉得怪怪的,那些人根本不认识我啊。”她说。

“那有什么关系。”阿曼达走到窗边,说,“他们也有一年多没见过我了。”说到这儿,她格格地笑起来,“等你走进饭店,就是威尔纽斯大街的吉尔克饭店的时候,我敢说,那些人肯定会认错,呵呵,他们根本想不到,你是你,而不是我。”

两人的脸上,同时掠过一丝默契的笑容。

她们的确长得很像。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她们都属于那种个子高大、体形苗条的女孩,有着宽宽的肩膀,身体略微前倾,似乎时刻都在提防着,生怕前面突然冒出什么危险。如果她们转过身来,你会更加惊讶,因为两人长得实在太像了:深栗色的长发直直地垂在肩膀上,两侧的头发拢在耳后,露出洁白、细嫩的耳郭,额前的刘海剪得齐齐的,遮住了脑门儿,似乎是不想让人知道,那脑门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心思。但是,两双大大的眼睛,却将她们的心情暴露得一览无余:快乐、悲伤、嘲讽、无聊、迷茫。不同的情绪,常常会在一瞬间发生转换。最令人惊讶的是,这对姐妹感受和判断世界的目光总是惊人地一致,就像是一个人。

丽娣把娜佳放在地上,伸出两臂把她搂在怀里。即使姐妹俩再像,却仍有一点不同:只有她,才是这个女孩的母亲。“小心点儿,别让她着凉。”她一边叮嘱着,一边蹲下身来,用鼻子亲昵地蹭了蹭女儿的脖子,神色间流露出一种温情。这是母女之间特有的温情,它来自于母女俩朝夕相处的无数个日夜。在宝宝刚出生后那些哭闹不休的夜晚,她一次又一次把女儿抱到自己的床上,轻声提醒丈夫把身子往里面挪一挪,呼噜不要打得太响。

她重新站起身来。“车钥匙你给我了吗?”她一面掏着大衣兜,一

面四下张望。

接下来，两人开始在各个房间里东翻西找。柜子上，桌子上，她们把房间四下找了个遍。突然，阿曼达想起来，她把钥匙忘在家里了。

“那我现在就走，顺路先去取钥匙。”丽娣说。

在走廊里，阿曼达提醒道：“别忘了带礼物。”她把一个纸袋塞到丽娣手里。两人匆匆吻了一下对方，阿曼达说：“多保重啊。”说完话，两人同时笑了。

丽娣把雨伞夹在臂弯，一只手撩起大衣下摆，另一只手拎起行李，顺着楼梯走下楼。当她打开房门时，脸上的神色有些凝重，眉头也微微皱着，似乎意识到，虽然这次角色互换只有一天，但必须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对待。

转过街角，走过一家挨一家的店铺和咖啡馆，再往前是市场。只见街上的行人一个个拎着购物袋，顶着被风吹得歪歪斜斜的雨，费力地走着。她心想，唉，这就是生活，平庸琐碎的生活，其实，人的大半辈子都在做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。但是，今天她要做的事却有些不同寻常，甚至可以说，这简直就是一次历险。她穿过马路。在公园另一侧的路边上，在父母家住的 77 号门前，她看到父亲的汽车停在老地方。

“有人在家吗？”

她用钥匙开了门，穿过铺着大理石的走廊，向楼梯走去。她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，就像是一个偷闯别人私宅的窃贼。楼下，通往会客室的门敞开着，父亲的书房像往常一样关得严严实实。这些人都躲到哪儿去了？她猜想，父亲这时很可能正在市中心医院里巡视病房，母亲大概进城买东西去了。她楼上楼下，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地转，

仿佛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由着性子去打发。她走进阿曼达的房间，这是一间带阳台的屋子，结婚前，这间房是她的。她习惯性地照了一下镜子，但却没有如愿看到自己映在镜子里的影子，因为在窗边原来挂镜子的地方，如今已空空荡荡。她漫无目的地爬上了阁楼。阁楼里漆黑一团。天啊，这里的风声太响了，听起来简直令人毛骨悚然！不出所料，在阁楼的斜顶下，十三岁的弟弟正躺在床上酣睡。和同龄的孩子一样，只要他们睡着后，即使天塌下来，也休想把他们吵醒。屋顶上的小窗上蒙着一层水汽，斑驳的阳光透过玻璃，落在男孩的枕边。她出神地望着弟弟天真无邪的脸，心里不禁问自己：我还在等什么呢？

在父亲书房的桌子上，她终于找到了汽车钥匙。

没过一会儿，丽娣开着黑色雪铁龙轿车驶出了居民区。这里，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她沿着塞恩图尔大道向阿姆斯特河方向驶去。刚上路时，她略微有些紧张。她两手紧紧抓住方向盘，试探着踩了一下油门。刹车，给油，再刹车。试过几次之后，她自信地踩足了油门。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，拐角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，车子在这里右拐。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如果追究起来，不过是因为阿曼达打来的一个电话，那天是星期一，二十六号。在电话里，她心血来潮地向丽娣提出一个建议。

一开始，丽娣有些犹豫。她盯着自己的手指甲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这个嘛，我不知道……”阿曼达打断了她的话，一个劲儿地强调说，她可以保证，意想不到的旅行一定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随后几秒钟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但是两人都已心知肚明，事情就这样定了。因为，姐妹俩的关系向来是这样。妹妹的脑子里总是源源不断地蹦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念头，而且每次到最后，她总能找到办法说服

姐姐。

“你可以开爸爸的车，爸爸那边，我已经帮你搞定了。”阿曼达继续向丽娣发出诱惑。丽娣是个性格随和的人，妹妹话音未落，她的脑子里已经展开了一张荷兰西部地图，一道道峡湾仿佛正在向她招手。

挂上电话时，已近深夜。丽娣上了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直到她听见丈夫从外面回来，开门进了屋。他摸黑走进卧室，灯也没开，便匆匆脱掉衣服。像往常一样，一爬上床，便立刻把身子凑了过来。这时，四周鸦雀无声，连一点儿车声也听不到。窗户外面的公园里，一排排大树安静地伫立着，枝叶纹丝不动，似乎还从未尝到过狂风大作的滋味。但是，就在万籁俱寂的这一刻，在几千公里之外，一片小小的低压区，正在无声无息地向这边靠近。这股低气压形成于拉布拉多海，之后迅速向东移动，中途又同另外几股低气压汇合，之后势头变得更猛了。

丽娣开着车，在通往海牙的高速路上疾驶。大约一刻钟后，她关掉了雨刷。雨停了。但是她能够感觉出，风依然很大。前一天夜里，正是这股风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苏格兰，将大片的森林连根拔起，并在清晨时分越过英格兰东海岸。但是，丽娣对这些毫不知晓，她只是发现，一路上总能感觉到一股从右边刮来的强烈侧风，迫使她不得不把方向盘打向右侧，以保持车向。但是，这种不起眼的异常情况人最多只要五分钟就会习惯，随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临近马斯路易斯时，她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。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替她给车加满油，把车窗擦干净。丽娣跟在他身后，走进一间不大的办公室。房间里弥漫着香烟和咖啡混合的味道。收音机里正在播送新闻。

“去轮渡该怎么走？”她接过小伙子递过来的收据，随口问道。

他扬了扬下巴,示意她跟他来。两人一起走到门口。门敞着,他站在门边,用手指点着,告诉她应该怎么走。丽娣点了点头,目光顺着眼前笔直的公路,向远处望去。在视线的尽头,公路似乎拐了个弯,隐隐约约可以望见一个路口。当她聚精会神地盯着远处时,收音机里依然在播送新闻。播音员用和往常一样平静的语调,发布了一条消息,那是一条洪水警报:

“……严重的潮灾威胁着鹿特丹、威廉城、贝亨奥普佐姆、霍林赫姆等地……”

丽娣道了谢,顶着风,抬脚出了门。

“放心,您肯定不会走错的!”小伙子在她背后喊道。

路确实很好找。一眨眼工夫,她已经到了港口。她走到岸边,手搭凉篷,望着面前的河水。河道不宽,只是窄窄的一条。但是,对岸看上去却很遥远。大概是因为雨雾的作用,远远望去,只有一片淡淡的灰影,似乎只要用手轻轻一抹,就会彻底没了踪影。她系上围巾,往泊船处走去。那里竖着一块牌子,上面是轮渡时刻表。她迈上台阶,走进一家小酒馆,点了一杯咖啡。依然是昏暗的灯光,收音机也依然在响。她百无聊赖地坐着,什么事都懒得想。不知不觉中,一阵睡意袭来,她点燃一支烟,叼在嘴上。

天啊,我跑到这鬼地方来干什么?究竟是谁,是什么力量,把我带到了这儿?

2 姐 妹

送走姐姐，大约过了一刻钟，阿曼达出门到市场去。她推了一辆婴儿车，车上罩着透明的雨布，里面坐着娜佳。因为晚上要去参加舞会，阿曼达打算去买一只盘头发用的木梳。风很大了，而且势头越来越猛，市场上的小贩们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摊位，把没卖完的货物装进纸箱，把支篷子的帆布扯下来，卷好收起来。望着眼前一顶顶被狂风撕扯着的篷布和一个个身裹棉衣、神色慌张的主顾，阿曼达感觉到，一种自由的、野性的力量正在蓄势待发。她买了一只木梳，又买了几根缀着珠子的橡皮筋，然后撩起婴儿车上的雨布，用橡皮筋把娜佳的头发梳成两根朝上翘着的小髻髻儿。摆摊儿的阿拉伯人蹲下身，举起一面镜子，给小女孩照着。从镜子里看起来，娜佳的样子活像一只小兔子。

“看看，你有多漂亮……”

她爱这个孩子。两年前，就是因为这个精灵般的小家伙，丽娣让她大吃了一惊。那天，在那间带阳台的房间里，丽娣赤裸着身子，用食指轻轻地按了按肚子。从那一天起，每时每刻，阿曼达只要闭上眼，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：皮肤白皙、身材修长的丽娣从镜子里望着她，说她下午刚刚去看了医生，做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让